

# 角頭、廟會與地方社會——臺灣民間的實相與融匯

講座日期：3月12日

主講人·圖片提供／鍾秀雋（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博士）

角頭是臺灣民間社會特殊的存在，置於人文地理的範疇，係指某一地域範圍，以廟宇為運作中心，例如東港東隆宮七角頭轎班、蕭攏香十七角頭、學甲香遶巡十七角頭、鹿港各角頭廟等。若作為黑道類型研究，則指擁有特定範圍為地盤，其成員、行動多在該地盤內，如賭場、性產業、特種行業圍事、市場周邊、土地開發、有線電視等。聚落／黑道兩者相互層疊，使角頭與地方社會、信仰事務產生盤根錯節的緊密關係，相關視野的切入與探討，是詮釋角頭於民間社會多重面貌的必要面向。

## 角頭與地方廟會

戰後，臺灣承襲許多自清代、日治存續下來的民間慣習與基層運作模式，社會秩序仰賴地方自理，紳商、耆老、文人等頭人維繫地方運作順暢，角頭占其地利與人際網絡，在許多面向具有一



▲【出頭損角】於廟會中擔任要角，是地方有力人士展現社會資本的舞臺。

定的話語權。1949年，大陸各省軍民大舉遷臺，幫會文化進入臺灣，以外省籍為成員主幹的幫派如雨後春筍般興起，形成臺灣江湖社會的另一股勢力。某些幫派憑藉與戒嚴時的執政當局的關係，迅速壯大，江湖社會也隨政經發展及各階段政策影響，漸漸轉型或多方發展，角頭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則始終緊密。

傳統地方社會最重要的公共事務，是信仰祭祀活動，即俗稱的「廟會」或「鬧熱」（lāu-jiāt），除專業科儀由儀式專家主導外，籌辦廟會的過程主要由地方頭人主導，以祭祀組織、頭家、爐主等名義出面張羅，是地方各種領袖角色匯集的場域，除了要募集人力、物力等資源，還要紓緩各種任務分配問題與敏感的人際關係。

廟會進行間的開放式特質，讓民眾不論是參與陣頭、擺案桌接駕、辦桌宴客等，都能以各種形態參與，每逢地方廟會，除了神明遶境隊伍穿梭大街小巷，也可見許多外地遊子、親友邊吃宴席邊看熱鬧，具有整合人際網絡及調劑生活節奏的功能，也凝聚地方向心力。

## 角頭的角色與定位

探究角頭在地方社會定位，除了角頭原本在地方即擁有資源與某些事務的話語權，在廟會場域自然有其功能與角

色，適合作為的切入點外，也可由地方社會的角度觀察、出發。

由於廟會本身融匯、承載信仰以外的功能與象徵，從此視野關照的，是角頭背後蘊含的集體群眾



▲角頭是廟會場域重要的動員能量。



▲廟會慶典中可見地方社會各種社群相互連結的脈絡軌跡。

心理，以及民間社會的運作機制，可說具歷史縱深及現實社會交互作用的特殊存在，再對應到廟會整合地方社會的過程中，可呈現除了信仰意義之外的功能與本質。

觀察角頭於廟會中的角色與功能，並循其在日常生活與地方社會往來的模式軌跡，可深入理解在地與外界視角看待角頭的不同觀感，以及角頭多重身分的轉化與中介，架構出貫時性與共時性並進的比較。

從民間信仰諸多祭祀儀式處理鬼、人、神三者關係的內涵與思維邏輯，再到信仰實踐，貫串到社會現實面的運作慣習，在在反映出民間對於黑白、善惡的另一套關係切身利益的自我判斷。而從信仰集會的行為脈絡，解析民間社會的集體價值意識，也對應角頭特質在民間社會的鑲嵌，提煉漢人社會自成一格的價值體系，以及在當代國家體制下的游移存續。

## 廟會生態與功能轉化

角頭與地方廟會長期錯綜交纏的互動關係，堆疊出另類江湖價值經驗與認同語彙，成為江湖人物社交必備的日常，與廟會海納百川、暫離常軌的特質

相呼應；另在時代演進下，形成廟會生態中的新興能量，有別於傳統地方廟會事務的「公共」屬性，以「私人」屬性的單位型態，擴展廟會原有的空間與可能性，提供傳統廟會元素一個廣闊的存續空間，也提供參與者串聯表現社會資本的展演舞臺，解讀新興生態如何與既有廟會生態相互作用，及其背後承載的社會體系，探討地方社會、廟會發展在大環境的變動下，表現出的自我調適與功能轉化，再建構新的價值意義，擴大生存利基。

2010年，電影《艋舺》上映，劇情刻畫老城區特殊的人文生態，與新生代江湖產生的衝突與碰撞，帶動輿論關注；之後三部以「角頭」為名的系列電影，側寫「角頭」這個看似有距離、卻又融匯在生活中的角色，其在地黏著性更凸顯難以用黑、白二分看待的模糊歸屬；其背後深遠的形塑脈絡，更有別於法律條文的價值體系，承負民間社會豐富的轉化思維與潛默運作。

角頭、廟會、地方社會的循環互動，蘊含臺灣民間社會相對體制的潛在行事思維與認知，表現出價值多元、形式彈性、目標務實的生存認知本質。☞